

# 天观双侠

郑丰著

三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郑 丰<sub>著</sub>

# 天观双侠

三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## 目录

### 第七部 海外奇遇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八十章 船难疑云 .....  | 587 |
| 第八十一章 落难王族 ..... | 593 |
| 第八十二章 朝鲜公主 ..... | 600 |
| 第八十三章 帝姬亲征 ..... | 607 |
| 第八十四章 海上喋血 ..... | 613 |
| 第八十五章 海上奇人 ..... | 619 |
| 第八十六章 隐身之人 ..... | 625 |
| 第八十七章 拥炉取暖 ..... | 632 |
| 第八十八章 时来运转 ..... | 639 |
| 第八十九章 弯刀二杰 ..... | 646 |
| 第九十章 门内奸细 .....  | 653 |
| 第九十一章 金神秘令 ..... | 660 |
| 第九十二章 少林叛徒 ..... | 667 |
| 第九十三章 身世之秘 ..... | 673 |

### 第八部 绝路相逢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九十四章 不白之冤 .....  | 679 |
| 第九十五章 送客亭外 .....  | 685 |
| 第九十六章 天龙城主 .....  | 691 |
| 第九十七章 虚空之谷 .....  | 697 |
| 第九十八章 修罗之王 .....  | 703 |
| 第九十九章 折翼之丧 .....  | 707 |
| 第一百章 雪中遇敌 .....   | 713 |
| 第一百零一章 青帮旧事 ..... | 718 |

|        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百零二章 | 谷中秘情 ..... | 728 |
| 第一百零三章 | 重返龙宫 ..... | 734 |
| 第一百零四章 | 宝安托付 ..... | 740 |
| 第一百零五章 | 故人重逢 ..... | 746 |
| 第一百零六章 | 杀天联盟 ..... | 752 |
| 第一百零七章 | 离世远遁 ..... | 759 |

## 第九部 大漠风光

|         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百零八章  | 神马非马 ..... | 767 |
| 第一百零九章  | 大鹰啄眼 ..... | 772 |
| 第一百一十章  | 盗贼之窟 ..... | 777 |
| 第一百一十一章 | 亡灵之寝 ..... | 783 |
| 第一百一十二章 | 万马之谷 ..... | 789 |
| 第一百一十三章 | 天观马场 ..... | 795 |
| 第一百一十四章 | 赛马盛会 ..... | 799 |
| 第一百一十五章 | 塞外霸主 ..... | 805 |
| 第一百一十六章 | 十箭十年 ..... | 812 |
| 第一百一十七章 | 风流云散 ..... | 819 |
| 第一百一十八章 | 多情之恼 ..... | 825 |
| 第一百一十九章 | 无情之苦 ..... | 832 |
| 第一百二十章  | 何谓至交 ..... | 839 |

## 第七部 海外奇遇

---

Tian guan shuang xia



## 第八十章 船难疑云

凌昊天大闹正派大会、在少林击鼓震慑一寺僧人的种种事迹，很快就传遍了武林。赵观听闻之时，人已在北京城中。他闻言怔然，心想：“小三心中悲怆，发而为鼓，竟能震撼如此。但盼他不要看破红尘，出家为僧才好！”

他想起在虎山时听说凌家兄弟的婚期定在十月十八，此时已是九月下旬，想来凌昊天始终没有敢回去面对宝安。又想：“文绰约姑娘追上去找小三儿，不知后来如何了？她对小三一片痴心，这回追上去是打定主意要跟了小三儿了。就怕小三忘不了宝安妹妹，不得不拒绝文姑娘的情意。”

却说那时赵观和陈家姊妹、文绰约等赴虎山助拳，在虎啸山庄留了一夜，陈家姊妹因挂念关中老家情况，次日便向凌双飞等告别，赶回关中。赵观与陈氏姊妹一同离去，直送她们到济宁才分手。陈如真依依不舍，骑着黑马离去时还不断回头，直到看不到赵观的身影才止。

赵观虽也有些舍不得陈如真，但他心中却记挂着另一件要事。他当时听段正平诉说凌昊天与弯刀三雄对敌之事，立时猜想这三人便是曾上幽微谷搜寻百花门人的敌人之一。他一离开虎山，便即广令百花门人搜索余下二人的踪迹，并写了封密信回青帮总舵，请赵帮主传令各地青帮兄弟代为留意。百花门与青帮的眼线何等广密，数日后便有人传讯回来，说见到两个身穿锦衣、佩带弯刀的人匆匆赶往北京城。又过两日，百花门人已查出了他们的来历：这二人名叫聂无显和苏无遮，都是皇族子弟，在御前担任锦衣侍卫已有数十年的资历。

赵观得讯之后,心中惊疑不定:“北京城和苏州相隔千里,难道来情风馆下手的真是从京城派出来的侍卫?谁能遣得动这些人?娘又怎会和京城的人结仇?”又想:“这些侍卫平日只在皇宫内院中出入,难怪十多年来半点踪迹也寻不到!”心想机不可失,立即带了萧玫瑰、小菊、白兰儿、舒董、丁香等百花门人北上京城。

一行人匆匆北行,来到天津城外,却见一队青帮兄弟已在城外等候,言道丙武坛主年大伟听说江坛主北来,特令手下在城外守候迎接,一定要替赵观接风洗尘云云。赵观推辞不得,又见姊妹路上奔波辛苦,心想此地离京城已近,原该停下好好盘算入京后的策略,便带了众女同去年家做客。

年大伟自从上回被赵观整了之后,便对这江坛主敬畏交加,之后听闻他在武丈原立下大功,更对他敬服得五体投地。这番有机会招待,自是竭尽心力,周到之至,先请众人在自己家中梳洗更衣,又设下盛宴招待。筵席上年大伟不断敬酒,口中恭维称赞不绝,着实客气巴结。赵观无心去听他谀词恭维,只微笑敷衍。

筵席进行到一半时,年府家丁忽然趋前低声报道:“老爷,知府大人来拜,轿子已到了院中了。”

年大伟一惊,忙向赵观告罪,匆匆入房换上官服,赶出去迎接。年家乃是天津的富室大户,年大伟早几年已捐了个七品小官做着,此时有官来访,官官相见,自得盛服相迎。

过了好一阵子,年大伟才换回便服,回到厅上,脸色甚是古怪,饭也不吃了,向赵观低声道:“江坛主,这事儿颇有些蹊跷,请借一步说话。”

赵观见他似有要事,便跟着他来到一旁的小厅。年大伟关上房门,遣走了婢女小厮,自己在房中一边踱步,一边搓手。赵观开口问道:“怎么了,知府半夜来找年兄,可是惹上了什么麻烦?”

年大伟摇头道:“不是我这儿有麻烦。我和桂知府的交情不错,他碰上了一件棘手的事,才跑来跟我商量。”

赵观问起详细。年大伟道:“事情是这样的。昨夜塘沽口外发生了一宗船难,一艘大船在港口外燃烧沉没,许多渔民都看见了。诡异

的是,据说那船是从朝鲜国来的。”

赵观奇道:“我国和朝鲜并不通航,朝鲜船怎会航到这渤海湾来?是给官兵拦劫下的吗?”年大伟道:“也不是。当时塘沽守卫看到这船,便派船出去将之拦下,喝问几次都没有人回答,官兵便上船去搜索,却看到一船二十多人竟然全是……全是死尸。”

赵观一惊,问道:“怎么死的?”年大伟道:“是被刀砍死的。出手的人干净利落,当时上过船的一个官兵说道,凶手用的似是极锋利的快刀。”

赵观皱眉道:“莫非是海盗干的?这附近海域不大平静,那船可能是被海盗劫杀之后,自己漂流来了这儿。”

年大伟道:“当时上船的官兵也这么想,不愿惹上干系,就放火将船烧了。但今儿早上,京城传来紧急敕令,命桂知府详查此事,说这船乃是朝鲜王室的座船,在我中国海域烧毁,须得给属国一个交代。这也就罢了,奇就奇在今天傍晚又来了一道秘密敕令,由七名锦衣卫亲来传达,要桂知府确认船上是否还有生还者,若有,速速押解去京城,不得有误。桂知府得令后,立即派人去附近海域探访,又在沿岸的渔村搜索,果然听说某渔村来了一群朝鲜人,其中几个衣饰华贵,还有十多个卫士模样的壮汉。”

赵观听出了兴头,喝了一口茶,说道:“这群朝鲜人突然出现在中土,确实颇为奇怪。可查出他们究竟是什么来头?”

年大伟压低了声音,说道:“知府见情势严重,托京城的朋友打听,才知道这群人乃是朝鲜国的叛乱贼子。朝鲜的中宗过世不久,国内发生一场争夺王位的大斗争,两班官僚分成两派,各自支持中宗的长子和次子。王长子在几个重要大臣的拥护下当上了朝鲜王,即位没多久,新王便指称小王子拉拢权臣,密谋叛变造反,下令将他处死。拥护小王子的大臣偷偷救了他出来,护卫逃离汉京。昨夜沉没的那艘船,便是朝鲜小王子的座船。我们猜想,那群躲在渔村的朝鲜人形迹可疑,小王子多半便在其中。”

赵观点头道:“这事果然有些蹊跷。想来朝鲜新王要赶紧追回这个叛贼弟弟,免得他在外纠结势力,另生事端,才急急请咱们中华上

国帮他抓人。那些什么锦衣卫专程赶来天津,自是要将这个小王子解送回京了。他们朝鲜国的家务事,咱们原也管不着。现在既然知道了他们的下落,知府却来找你做什么?”

年大伟一拍大腿,说道:“麻烦就在这儿。这群朝鲜叛贼所在的村子叫做夏浦镇,是个出名的海盗窟,寻常百姓更不敢走近那村子一里之内,连官兵都望而生畏,不敢擅闯。知府派了人去交涉,当地的海盗却全不理睬,只说没有这回事。唉,我们这儿的吏治你也是知道的,兵不像兵,捕快不像捕快,没半点屁用,海盗爱怎猖狂就怎猖狂。大家猜想下手杀死船上众人的定然就是这批海盗,他们将其余朝鲜叛贼掳去,不知是安了什么心?知府急着要找回那位朝鲜王子,好给锦衣卫一个交代,却只束手无策。他知道我和那群海盗以前有些生意上的来往,因此才来求我,让我帮他去跟海盗交涉,请他们交出人来。”

赵观笑道:“年坛主好广的交游,连海盗都是你的生意伙伴。好大的面子,连知府都得来求你帮忙。这位桂知府若欠了你这份情,以后定当感恩图报,财源滚滚了。”

年大伟平时手上总不自觉地打着一只金算盘,发出答答声响,听他这么说,不由得脸上一红,连忙停手,将算盘推到一旁,说道:“江兄弟取笑了。老哥哥听了你的话,从此再不敢贪污公款,搜刮民财。俗话说:‘为富不仁,晚景必衰。’老哥哥谨记在心,什么亏心事都不敢做了,专做好事。”

赵观一笑,说道:“俗话说:‘积善之家,必有余庆。’年坛主多行善事,正是为子孙积德增福。”话锋一转,又道:“这事听来很有点意思。兄弟哪里帮得上忙的,年坛主便请直说。”

年大伟笑道:“江坛主明白人说明白话。我已答应了桂知府,今儿晚上便去会见夏浦镇的海盗头子,问他怎样才肯交出人来。他若要银子,咱们花钱消灭也容易,怕就怕他连银子都打不动。”

赵观道:“你担心自己硬打打不过,因此想请兄弟跟着一道去,是吗?”

年大伟连连点头,说道:“正是。江兄弟武功智计过人,有兄弟主

持坐镇,那就决计出不了错子。这事情若办成了,知府答应将天津港口的生意全交给青帮包办,这好处着实不小。江兄弟相助本坛成就这功劳,自也少不了你辛武坛、庚武坛的好处。”

赵观沉吟一阵,说道:“年兄,能替帮中兄弟开拓财源,自是好事一件。但兄弟做人有个原则,助人为虐的事,打落水狗的事,或是鼓励骨肉相残的事,兄弟是不大肯做的。”

年大伟微微一怔,自己要请他去做的,不正是他所说的三项,一项不差?显然是不肯帮这个忙了,他心念急转,赔笑道:“话不能这么说。江兄弟刚才也说了,这是朝鲜国的家务事,别人都管不着。但为顾念两国的交情,咱们出手帮他们的新王遣返这位叛国王弟,全了我上国的义务,也算是为国家尽了责任啊。再说,我中华上国多半会阻止这对兄弟骨肉相残,令他们重修旧好,小王子平安返国,和王兄和睦相处,岂不是美事一件?”

赵观走近他身前,笑道:“年坛主,咱们青帮总坛正堂上悬挂的大字,不知是个‘义’字,还是个‘利’字?”

年大伟只好装傻,笑道:“自然是个‘义’字。”

赵观笑道:“那就好,兄弟我读书虽不多,但这两个字长得不大一样,我总能分辨得出。咱们这就走吧!”

年大伟听赵观这么说,不由得迟疑,不知自己找了江贺同去,究竟是吉是凶?他始终没有摸清这江坛主的底细,除了知道他神通广大、智勇过人之外,并不清楚他的为人,这时听他的口气,似乎有意去保护这群朝鲜叛贼,不由得又是焦急,又是自责:“年大伟啊年大伟,你一看到有财源,脑子全糊涂了。这江贺年轻气盛,瞧不起官府里的人,怎能指望他帮官府做事?”

但他此时骑虎难下,只好满脸堆欢,说道:“江兄弟愿意出手相助,那真是太好了。事不宜迟,咱们这就出发吧。”又道:“我和这些海盗打过几次交道,他们那儿规矩很严,绝不让我多带人去。我想咱们这回去,人不能多,仍是依照往例一共七人。我想带上海阔和两个得力手下,江兄弟,你也选两位手下一块去吧。”

赵观答应了,便回去向百花门人简略述说了此事。众女都是经

验老到之人，白兰儿立时道：“我即刻派人去探那几个锦衣侍卫。咱们这回上京去找弯刀二贼，多少能从这些家伙口中探听出一些消息。关于那些朝鲜人的事，多半也能套问出个八九分。”

萧玫瑰道：“那群狗娘养的海盗算什么东西，谅他们也不敢跟咱们百花门作对！我带几个姊妹去村外埋伏，门主若真和他们打了起来，便冲进去杀他们个七零八落。”

赵观点头道：“好，你们分头去办。咱们这回上京，原是为了找出仇家对头，不该多惹是非。看在我和年坛主及帮中兄弟的分上，今儿便去相助他办了这事。今晚忙完后，大家在年坛主这儿多待几日，好好歇歇。青竹姊已到了北京城里探查，我们等她传回消息，再决定行止。至于我今夜去海盗窟，不知有几分凶险，我就带丁香和舒董去吧。”

百花门人齐声答应，赵观便让丁香和舒董扮成男装，跟着年大伟出发。此时已是中秋，天候甚寒，年大伟让人驾了暖车，与赵观同坐。他向赵观道：“咱们要去拜访的夏浦镇头子姓朴，人人都称他朴老大。这人做海盗已有三十多年了，在海上横行无忌，左近的海盗对这朴老大颇为忌惮，称他为海盗王。他夏浦镇在海上的威名，跟咱们青帮在江上的势力可说是旗鼓相当。”

赵观点了点头，问道：“这人武功如何？”年大伟道：“并无上乘武功，但勇武过人。他对手下管束极为严峻，一百多个手下个个是效死的硬汉。若动起手来，恐怕不好对付。”

赵观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咱们此行危险得紧。”年大伟笑道：“有江兄弟在此坐镇，自然处处逢凶化吉，我自是半点也不担心。”

赵观知道年大伟爱财爱命，绝不是个肯轻易犯险的人，心想：“他多半早布置了青帮兄弟在后接应。他带上的这两个亲随都不是易与的人物，要保护他父子周全应是绰绰有余。玫瑰姊姊也带了人来，若真动起手来，我们自不会吃亏。”问道：“朴老大为何要扣留这些朝鲜人，年坛主可有半点头绪？”

年大伟皱眉道：“我就是想去问清楚此事。他扣留他们若只是为了多求赎金，或是那些朝鲜人付钱买他的保护，那还有商量的余地。若是别有原因，咱们就得想想其他的对策了。”

## 第八十一章 落难王族

七人行行了半个时辰左右，来到塘沽口外二十里处的夏浦镇。却见那夏浦镇根本说不上是个渔村，村外高墙耸立，城头站满了手掷火把的汉子，向下虎视眈眈，简直便是个固若金汤的城堡。

年大伟来到镇口，掀开车帘，向车旁的手下摆了摆手，那手下便走到城门之前，朗声道：“青帮丙武坛主年大伟，青帮辛武兼庚武坛主江贺，拜见朴老大。”说着走上前去，恭恭敬敬地递上名帖。门口一个汉子伸手接过了，一言不发，快步走进村中。过了好一阵那汉子才出来，说道：“朴老大有请两位坛主。”

赵观和年大伟等便跟着那汉子从一扇巨大的石门下穿过，却见门两旁站满了身带刀剑、劲装结束的汉子，个个横目怒目，在火光下有如一群张牙舞爪的凶神恶煞。赵观心想：“以前总听人说‘北方刁民’，这鬼地方的人民果然凶蛮得很，难怪连官兵都不敢来此地。”

七人被领入一间大厅之中，但见那厅中灯火通明，人声嘈杂，站站坐坐总有十来人。其中几个粗豪汉子有的揽着粉头，有的推着牌九，看来都是这海盗窟里的头目。年大伟向几个认识的招呼攀谈起来，赵观放眼在厅中浏览，心中盘算：“要毒昏这些海盗，应当不难。”过不多时，一人朗声道：“老大到！”

便见厅后转出一个五十来岁的汉子，身形魁梧，须髯满面，却遮不住左颊上一道极长的疤痕，一头微灰的头发倒是梳得整整齐齐。他一走出，厅内登时一片肃静，众头目同时站起，恭恭敬敬地垂手而立，大气也不敢透一口。

年大伟走上前去，拱手笑道：“朴老大，别来数月，你气色越发好了，想必近日生意兴隆，啊？”

朴老大望向他，严峻的嘴角微微上扬，算是笑了笑，说道：“年坛主你也好。这位是？”说着向赵观望去。

年大伟道：“这位乃是本帮新秀，江贺江坛主。他眼下兼任南昌辛武和岳阳庚武二坛坛主，年轻有为，才识过人，兄弟特地带他一起来，会会咱们天津的传奇人物，海上之王朴老大。”

朴老大与赵观拱手招呼，请二人坐下。他目光炯炯，盯着年大伟，说道：“年坛主，你上回来我这儿，该是三年多前的事了。今儿无缘无故突然来到本村，究竟有何贵干？”

年大伟道：“不瞒朴老大，兄弟深夜造访，实是有件大生意想跟你商量商量。”

朴老大一挥手，厅中众粉头小厮等闲杂人等登时鱼贯而出，只剩下八个头目和二十多个守卫。朴老大坐在上首，单刀直入，说道：“年坛主、江坛主，两位来我这儿有啥事体，爽快说出吧！”

年大伟笑道：“所谓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兄弟这回来，乃是有事相求。”回头道：“海阔，将敬献朴大爷的礼物呈上了。”

年海阔应了一声，双手捧着一盘盖着锦布的事物走上前去，呈给朴老大，口里说道：“世伯，一点礼数，不成敬意，还请笑纳。”

赵观心想：“这年大少爷一阵子不见，倒是改头换面，干练了许多。”

却见朴老大盯着那盘子，左手小指微动，一个手下便上来接过了，拿到他面前。朴老大掀开锦布，看了一眼盘中的事物，便示意手下放在一边，抬头瞪着年大伟，冷冷地道：“送这么重的礼，必有所求。年坛主，老子是爽快人，有话快说，老子没耐性听你慢慢讲。”

年大伟道：“是、是。我想向朴老大讨一个人。”朴老大脸上不动声色，说道：“什么人？”年大伟道：“是个朝鲜人，姓李。”

朴老大嘿了一声，忽然伸手拍桌，他手下连忙将那盘子端起，送了回去。朴老大说道：“你找错地方了，也找错人了。请回吧。”说完便站起身来，举手送客。

年大伟全没想到朴老大竟半点情面也不留，当场逐客，忙赔笑道：“朴老大，人不在你这儿，那也就罢了。人若是确实在这儿，我

们这边什么价钱都好谈。”

朴老大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老子不跟你做这生意。送客！”

年大伟还没说上几句话，便闹得灰头土脸，急得直向赵观挤眉弄眼求助。赵观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既然撕破了脸，不如大家便把话说明了吧。朴老大，我们是受官府之托，来找几个朝鲜国的叛臣，听说其中还有朝鲜国的小王子。官府已知道人在你这儿，不多时便会派官兵大举来此围捕。依我说，你若想保全小王子，还是及早将他们送到安全的地方去躲藏为妙。”

朴老大闻言微微一愣，望向赵观，冷然道：“阁下这是出言威吓吗？”赵观摇头道：“看你这儿的阵仗，多半不怎么怕官兵。但在船上杀人的那些人呢？他们可不会轻易放过小王子。消息传了出去，就凭你手下这些人，能保得住小王子吗？”朴老大脸色骤变，走下一步，喝道：“你究竟知道什么？”

便在此时，一个手下急急奔入，叫道：“老大，有敌来攻，已闯进大门来了！”

朴老大转头望向年大伟，眼中露出凶光，怒道：“好啊，年大伟，你竟敢出卖我！”年大伟听了，只吓得双腿一软，坐倒在椅上，慌忙道：“朴老大，这……这与我无关，这些人不是我们约来的！”

朴老大如何相信，喝道：“将这两个浑蛋抓了起来！其余兄弟，跟我出去抗敌！”

厅中众守卫听得老大吩咐，顿时拔刀上前，将年大伟和赵观等七人围住。

朴老大见这两个坛主一个老迈肥胖，一个年轻文秀，其余几个跟班也都是弱不禁风的模样，心想自己的手下应能对付，对青帮众人再不看上一眼，快步出厅。

赵观见情势转变如此，说道：“年老兄，可是那他妈的知府出卖了你？”年大伟急道：“桂知府绝不会如此陷害于我。这其中定有误会。”

赵观道：“此时也说不清了，海阔，带你两个手下保护你爹。舒董留在此地守护，丁香跟我去外面看看情况。”话声未落，人已跃起，托

着丁香从窗中跳了出去。厅中守卫大声呼喝,上来拦劫,赵观早已带着丁香消失在人群中了。

赵观和丁香在混乱中辨别方向,往石门奔去,但见前面喊声震天,已是厮杀一片,众海盗临危不乱,并肩挥刀对敌,紧紧守住入口。赵观跳到高处望去,却见来敌似乎只有十多人,个个穿着紧身夜行衣,手中拿着亮晃晃的长刀,双手握持刀柄,横砍直劈,锐不可当,不多时已有十多个海盗倒地毙命。丁香皱眉道:“这些人武功古怪,刀法狠锐,不知是什么来头?”

赵观凝神望了一阵,说道:“丁香,你听到他们彼此间的对话吗?”丁香仔细听去,说道:“半句也不懂。”随即恍然道:“是了,他们不是本国人。”赵观点头道:“这些武士多半是朝鲜国派出来的杀手。他们的长刀锋利如此,我若猜得不错,在船上杀人的多半就是他们了。”

丁香想了一下,忽然问道:“少爷,你怎知朴老大扣留朝鲜王子,乃是为了保护他?”

赵观道:“我起初只是这么猜想,后来看到这些海盗武功未臻一流,多半无法以快刀杀人,才推断杀死船上之人的定然不是这些强盗。其次,年坛主提到小王子时,我瞧朴老大脸上的神色颇为奇特,似乎又惊诧又担忧,因此才猜想他留下朝鲜王子是为了保护他。”丁香点头道:“少爷说得有理。”

赵观沉吟一阵,说道:“丁香,这朝鲜国号称小中华,学咱们中华上国果然学得挺彻底。新王即位了,立即下手杀死政敌,连亲生弟弟也不放过,赶尽杀绝到此地步,一路追到咱们大明国土来了。厉害,厉害!”

丁香叹了口气,说道:“少爷,看来朴老大他们挡不住这些杀手。咱们该不该插手帮忙,你拿主意吧。”

赵观转头望向她,微笑道:“丁香,你不忍心见那些流亡的朝鲜人惨遭剿灭,想救小王子的命,是也不是?”丁香低头不答,算是默认了。赵观笑道:“那正好了,我也这么想。走吧,我们先去打退这些杀手再说!”

丁香脸露喜色,跟着赵观奔到大门之前。赵观冲出人群,腰刀出

鞘，清啸一声，向一个武士斩去。那武士见刀势劲急，忙转身持刀抵挡，赵观却已变招，侧过单刀，刀锋划上对手的肩头。那人闷哼一声，摔倒在地。赵观回转单刀，又砍向另一个武士。众武士见他刀法精奇，互相招呼了，一齐向他围将上来。赵观展开披风刀法，又砍伤了两人，余下八人围在他身边，持刀凝神望着他，双方成对峙之势。众海盗见这八人停下手，专心对付赵观，忙在八人之外又围了一圈，严神戒备。

赵观暗察情势，心知这八人若同时攻上，自己便不易抵挡，心想：“须得速战速决，制住这几个家伙。”左手握住腰间的蜈蚣索，忽然大喝一声，单刀向左方一个武士砍出，蜈蚣索跟着飞出，卷住了右边一人的手腕。他刀索飞舞，有如两道旋风，接连攻向身旁众武士。那八人不料他出手如此快捷，几个便想转身逃走，赵观蜈蚣索飞处，硬将人扯了回来，不多时便将八人都打倒在地，一个也来不及逃走。

旁观众海盗见他出手干净利落，都不由自主轰然叫好，几个手下早抢了上来，用绳索将众武士绑住。赵观收起单刀和蜈蚣索，转头望向朴老大，说道：“朴老大，这些人不是官兵，更不是青帮约来的，跟我和年坛主毫无关系。你看他们是什么来头？”

朴老大眼见赵观出手相助杀退来敌，武功高妙奇特，不禁大为敬佩，听他相问，皱起眉头，说道：“我也不知？”

赵观道：“我猜想他们或是朝鲜国派出来的杀手，也不知是不是？”朴老大向手下道：“搜他们身上！”又向那些武士大声喝问了几句。那八人全不理睬，就似没有听到一般。朴老大道：“狗崽子不会说朝鲜话。”

赵观微微一呆，望向朴老大的脸。朴老大也向他望来，说道：“江坛主，多谢你出手相助，在下十分感激。请借一步说话。”

赵观便跟着朴老大走进一间偏室，朴老大转过身来望着他，神色严肃，说道：“江坛主，贵帮来我夏浦镇，究竟有何意图，还请老实说出。”

赵观道：“在下是跟着年坛主来的。知府听说有几个朝鲜叛臣藏在此处，京城下了急令，要知府将他们找出，送回京城。知府不敢来